



階級教育讀物

# 憤怒的控訴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# 憤 怒 的 控 訴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
一 九 六 六 年 · 濟 南

这本书是《艺徒泪》的修订本。这次修订，换了书名，调换了部分文章。特此说明。

## 愤怒的控诉

原名《艺徒泪》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（濟南經二路興利大街）  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：4031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1 2/9·字数17,000

1965年4月第1版 1966年2月第2版

1966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0,001—40,000

統一書号：T 3099·340

定 价：(3) 0.11 元

## 編者的話

这套《階級教育讀物》，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向工农群众、知識青年和基层干部进行階級教育而編輯的。

我省广大群众和干部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广泛地开展了回忆对比、忆苦思甜的活动，并整理出大量的文字材料。这套《階級教育讀物》，是从这些材料中选編成的。它包括家史、村史、厂史、地主罪恶史、革命斗争史等几个方面的内容。这套書的文章，大都是我省老工人、老貧农下中农、老干部有血有肉的階級斗争的眞实記載。其中有不少文章的作者就是書中的主人。他們都以自己的亲身經歷，从不同方面控訴了万恶的旧社会，歌頌了社会主义新社会。

这套書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讀了这些文章，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階級压迫，

什么是階級剝削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甜，为什么要革命，为什么要珍惜革命的胜利果实；能使我们更加憎恨旧社会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、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新社会。讀了这些文章，能启发我們想想过去，看看現在，展望未来，提高階級觉悟，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，积极投入階級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！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受尽苦难見太阳..... | 房永秀(1)  |
| 牛馬生活三十年..... | 唐庚法(10) |
| 憤怒的控訴.....   | 張敦昌(28) |

## 受尽苦难見太阳

济宁火柴厂老工人 房永秀

今天，我来说說旧社会是怎样害得我瞎了眼睛，逼得我两次去寻死；新社会是怎样把我救活，使我这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的。要說清这件事，还得从头啦起。

### 乞討为生

我的老家在微山县蔣家庄。我三岁那年，爹就死了。娘領着我們姐弟四人，整天跑东村、串西庄逃荒要飯。到我九岁时，在农村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娘拉着我們离乡背井，逃到了济宁市。白天娘儿几个一块去討飯，晚上就宿在桥洞子里。那时候要点吃的可真难，常常是跑半天也要不到一点东西。挨餓、受冻、被狗咬，是家常便飯。后来实在沒办法了，娘狠着心給我十三岁的姐姐找了主。过了三年，娘又托人給我找了婆家。

娘只盼我到婆家就不挨餓受罪了，誰知到了婆家，还是过着半乞討的生活。我丈夫叫王洪榮，是个木匠，为了討个媳妇，把积攒的几个錢都花光了。过門那天，丈夫把我領到一座破庙跟前，对我說：“到家了。”我看附近沒有房子，心里納悶：“家在哪儿啊？”仔細一看，原来是在破庙墙脚下搭的一个小窝棚。进家以后，只見婆婆和得了半身不遂病的公公，滿脸愁容的坐在那里。这时，日头快平西了，還沒动烟火。一直餓到第二天，丈夫到外面給人家修修箱子，釘釘板凳，掙了几个錢，买来二斤高粱面，才算吃上了婆家的第一頓飯。

到婆家后，总是过着三天两头揭不开鍋的穷日子。为了找条活路，我十四岁那年，托人介紹进了济宁振业火柴厂（現在的济宁火柴厂前身）。

## 受尽欺压

济宁振业火柴厂，是出名的“二衙門”。厂的四周有两丈多高的围墙，墙头上設有电网，工人們出厂有把头搜身。那些把头个个又凶又狠，工人走路不順他們的眼，輕則罵，重則打。在車間里装火柴盒子，抱火柴盘子走慢了，也要挨打。厂里有專門

打人用的“青紅棍”，工人們身上經常被打得青伤压紅伤。工人們怕迟到挨打，每天早上四点多鐘就来厂上班。天短的时节，干一陣子活天还不明哩。

我們这样頂着星星进厂，戴着月亮回家，一天拚死拚活地干十五六个鐘头，但一个月的工資还买不到三十斤紅高粱。糠菜窝窝、麸皮糊涂是我們的好飯食，有时連这些也吃不上。我不光吃过柳树芽、槐树叶，連楊树上的毛毛狗子也吃过。

那时候，我們工人的生活，真是悲惨极了，还不如資本家的狗。厂里資本家养着一条黑狗、一条黄狗，还专门給这两条狗盖了一座新瓦屋。資本家每天拿牛羊肉喂狗。狗連雪白的饅饅都不愿吃，衙得到处都是，而工人却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。

我十八岁那年，丈夫找不到活干，全靠我掙的几个錢生活。我拚死拚活干一个月，拿到的錢买点粮食，吃不上几天就光啦。一次，我一連两、三天沒吃一頓飽飯，餓得头晕眼花，干着活就暈倒了。这天下午，資本家的大黄狗衙着雪白的饅饅掉在車間外面了，我看到雪白的饅饅被狗糟践了，心里又恨又气。我隔着玻璃往外一看，一个外号叫郭閻王的把头破口大罵：“賤骨头，餓死鬼，不好好干活，

往外看什么？”当时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刚一张口辯駁，郭閻王又恶狠狠地說：“你还敢强嘴！”他掄起木板劈头盖脸打来。打得我两个嘴角往下淌血。

## 两次投河

我滿肚子气愤，无处訴。下班后，迷迷糊糊地往家走。路上，白天被狗腿子打罵的情景，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轉。心想，活在这穷人不如狗的社会里，实在沒意思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越寻思心里越窄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老运河的碼頭上，心一横，解开褂子往头上一蒙就跳下去了。誰知道附近有人，聞声赶来，好心把我撈上来。等我省人事以后，我伤心地哭了。我想：死都死不了，該我活受罪呀！

跳老运河沒死了，可叫河水把胃灌坏了，一个劲地吐，过了三四天还吐黃水。从那以后，就落下了严重的胃病。为了掙錢糊口，还得强撑着上班干活。就这样又半死半活地熬过了六七个年头。

在我二十五岁那年，更不幸的事又压在我头上了，孩子他爹得了痢疾病。这病要搁在如今，真算不了什么。可在当时一家人連飯都吃不上，哪里还有錢治病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尽折磨离开

了人世。

孩子他爹一死，日子更难熬了。在那个社会，物价天天上涨，我一个妇女，拉扯着两个孩子可怎么活呀！从那以后我的眼泪就更多了。天天下班回到那间破窝棚里，看见两个饿得可怜的孩子，眼泪就止不住。有时从天黑哭到天明。没过两个月，我的两只眼就哭瞎了。

那年月，好好的人，资本家还说不要就不要呢，何况我已经成了瞎子。果然，没过一个月，资本家就把我解雇了。天哪！这真是破屋偏遭连阴雨，旧社会步步逼人哪！

我黑夜白天地寻思：到了这步田地，可真没有活路了，领着孩子要饭也摸不到门呀！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又第二次走上了寻死这条路。可是死也得找个死的地方啊！我想来想去，想起了“一天门”旁边那条河，那里很少有人，只要跳进去就能离开这吃人的社会了。可是我这个瞎子，怎能摸到“一天门”呢？就在我被解雇的第二天，我把大孩子叫在跟前说：“跟生！你领着娘，咱到‘一天门’去玩玩。”孩子很听娘的话，乖乖地领我去啦。半路上，我搂着孩子亲一阵，哭一阵，等我们走到河边

的时候，我的一双瞎眼，順着眼眶直淌眼泪。我用手撫摸着孩子的头說：“娘走到死的地方了！乖孩子，你回去吧！回家領着弟弟要飯吃，活下去！娘对不起你們，娘叫資本家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。”

七八岁的孩子也懂些事了，听說娘要寻死，馬上攙住我的胳膊大哭起来。我使劲咬着嘴唇，把心一橫，大步向水里走去。孩子拉着我不放，我狠着心几次想把他甩开，因为他拉得紧，怎么也甩不开。当我快要走到深水的时候，孩子跪到水里，死命地抱住我的大腿，一边哭，一边哀求着說：“娘啊！你死嘍，誰管我和弟弟呀。娘啊，你不能死啊！娘啊！娘啊！……”这时，我的心真比針扎的还难受！孩子的苦苦哀求，使我清醒过来。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，有多少人間的不平！我年幼的孩子有什么罪？我有什么罪？我不能走上絕路，为了孩子，我要活下去。我想，总有一天穷人会好起来，会見到光明！

## 重見光明

一九四八年九月，晴天一声雷响，济宁市解放了。我和全国的受苦人一样，从此翻了身，得到了



当我快要走到深水的时候，孩子死命地抱住我的大腿，哀求着说：“娘啊，你不能死啊！娘啊！……”

新生。

解放后，党和政府为了給我治眼，找了中医找西医，吃葯、打針，光錢花了七八百元，可是眼睛还是不見好。我心里又感激又慚愧，不想再給国家添麻煩了。我对領導上說：“我的眼怕是不行了，我沒有給国家出一点力，倒讓国家花了这么多錢，別治了，給我找点活干吧。”領導上斬釘截鉄地說：

“永秀同志，你不要失去信心。旧社会把你折磨成瞎子，新社会一定要讓你重見光明。”

从这以后，我的信心足了，又繼續治下去。不到两年的工夫，我的眼睛真的治好了。当我睜开眼睛重見光明的时候，世上变了样，工厂更变了样。工人們喜笑顏开，幸福极了，再也不象旧社会时那样愁眉苦脸了。这时，我情不自禁地又流出了眼泪，不过这是感动的眼泪，高兴的眼泪！

眼好以后，一九五一年我又重新走进了工厂。在党的亲切培养教育下，一九五三年四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八年被提拔为火柴厂包装車間封包工段的工段长。从一九五一年以来，还多次被評为省和市的先进生产者。現在，我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有了工作。我也有了孙女。二儿子連

生在一九六三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軍。在旧社会，我二十六年沒有盖过棉被，沒有穿过一件新衣服，可現在全家人吃得飽，穿得暖，样样称心如意。越想越使我感到旧社会的可恨，新社会的可爱，党的恩情比天还高，比海还深。想起这一切，我渾身是劲。我虽然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但干起活来还能和青年們开展竞赛。每天下班鈴响了，我都是多包上一盘（一百包）火柴。心想：我干的再多，也沒有党对我的恩情多。

（謝可新插图）

# 牛馬生活三十年

濟南鐵路局濟南車輪修理工廠工人 唐庚法

我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整整熬过了三十年。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，都是在血泪中渡过的。旧社会在我心灵上、肉体上留下的創伤，我永远也忘不掉。

## 四 处 流 浪

我的老家是安徽省怀远县唐家庙村。我祖父时逃荒到了怀远县城，在城郊用几根木棍和杂草支起个小窝棚，一家人就住在这冬不避风、夏不遮雨的小窝棚里。全家靠我祖父理发为生。祖父死的时候，連个棺材都沒有，穷爷們湊了几个錢买了領席，把他掩埋了。

我父亲先是在县城附近的涡河碼頭上干苦力。他为了养活家口，早出晚归，整天拚死拚活地去干活，我們整天見不着他的面。就这样，还是养活不

了一家四口人。母亲只好领着我、抱着弟弟去挖野菜，掺上点麸皮填填肚子。

那时候，逢年过节还要给把头送礼。我们家连锅都揭不开，哪有錢送礼啊！封建把头的心腸比狼还狠毒，他们哪管穷人的死活。送不上礼，父亲就被解雇了。

以后，父亲又到一个姓贾的地主家里当长工，立下一年合同：只管吃，每月借给一斗粮食，但要还二斗利息。我父亲劳累了一年，到年底一算账，不光得不到一点工资，反而倒欠了地主錢。父亲气得想和他讲理，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，“衙門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”，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！地主看到一年的粮食进了仓，就一脚把我父亲踢了出来。

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父亲狠了狠心，又向财主家借了三块錢做本，磨豆腐卖。这三块錢用一天，得拿三角九分錢的利錢。全家人半夜起来磨豆腐，天不明父亲就挑出去卖，一天挣的錢还不够偿还财主的利息。全家这样起早带晚辛辛苦苦地劳动，也只能赚点豆腐渣糊口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，淮河两岸的庄稼一片丰收景